

〔宋〕潘自牧編纂

記纂淵海
三

中華書局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八

識見部之十九

徇私忘公

○挾公濟私

經

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強權

○

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十至私人之門而不一至於庭

○

數能至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庭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

○

○國有度

○

趙充國曰諸君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

○西漢

張禹

○

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

○

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然之未

○

有以明見即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

○

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

平恐爲所然則謂上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

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

通鑑漢成紀互入阿附

谷永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

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西漢本傳

荀悅曰私務衆於官事

通鑑

王

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

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卿二人在外而吾

留此足以爲三窟矣

晉書本傳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

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

人胡人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

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徙諸道節

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

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通鑑唐紀

禮部尚書

李揆爲入蕃會盟使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蕃上

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
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通鑑唐
憲宗

李希烈

襲陷汝州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驕將恃功驕慢
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
希烈必革心改悔可不勞軍旅而服頗真卿三朝舊臣忠
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命真卿詣許州宣
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 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及還
以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反之由是
有隙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
爲左僕射 張延賞與齊映並相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延
賞因言映非宰相器映遷夔州刺史 盧杞以私隙殺楊炎
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
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

入據其城庚午

一作申

具奏其狀且言韋臯沒身恨不能致

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

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得百維州何

所用之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

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

並同

黃巢北趣襄

陽劉巨容拒之大破賊衆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

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

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

通鑑唐僖宗

公私兩全

經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大田

趙文子曰隨武子利其君不

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強檀

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

遺其祖

同上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語季

夫孝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經

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

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

不以家事辭王事

毛詩

子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孟文

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

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

管子曰隰朋之

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在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心

亦不忘其身

管子

史石奢楚昭王相有殺人者乃其父縱其父自繫使人言

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臣罪當死王曰不當伏罪奢曰

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命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

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史循吏傳

蘇章

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

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

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明日

冀州刺史按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東漢本傳互入徇私忘公

苟晞爲

兖州刺史從母子求爲將晞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

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

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晉源懷爲使持節巡行

北邊有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

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

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

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無以對於是表劾尼須

北史互入徇私張鎮周拜舒州都督舒州即其本邑鎮周乃多

市酒肴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裾

叙疇昔之歡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泣謂賓曰此者張鎮

周與故人爲歡今日以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

不得交遊因與永訣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肅

然

唐書

陸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唐書陸贄傳

山陵

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故吾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

通鑑唐德宗

初李懷光之解奉

天圍也上以其子璿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不忍不言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尚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

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李泌曰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者及懷光死璿先刃其二弟乃自殺上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眾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通鑑

梁均王互入

晉相桑維翰乃裴皞門生嘗謁皞皞不迎不

送或問之荅云皞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

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

五代史

集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

杜詩互入憂世

以孝肥家以忠肥國

唐文粹

集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府上前

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

別元豐間文

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
明日交府事以次見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
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錄聞見屬
者故敕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授官不惟爲
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黜公

窮達兩得

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易良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語述

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窮不失義故士得

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上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力

荀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莊子

史張衡云元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涉冬則涵泥而潛蟠

漢後

集舒之濟萬民卷之善一身鮑特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應而不滯飭躬有則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去也爲霧豹爲冥鴻寥兮寂兮奉身而退遇不入所達人靜則暗然與陰合跡動則浩然與陽同波並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糖文進爲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爲諸侯師默成萬世法同靜則龍蟄存神在一水而無悶動則鳳翔覽德自千仞以來儀李義山文

高舉遠覽

子吞舟之魚不遊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列揚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內莊道乘雲氣

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

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史記屈原傳鴻鴈高飛一舉千里史記張良傳眇然絕俗離世

王褒傳

神龍不處罔罟之水鳳皇不翔罽羅之鄉人物

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繒繳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

不挂於罔羅楚辭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鸞鳳之高翔

兮乃集太皇之堦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

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繫兮又何

以異羣犬羊鴻鵠之一舉兮如山川之迂曲再舉兮觀

天地之方圓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又安

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互入轉當代豈無騏

驥見執轡者非其人遂足跳而遠去並同鳳皇翔于千仞

兮覽德輝而下之

賈誼賦

悲世俗之迫隘竭輕舉而遠遊

相如大賦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

晉劉伶酒德頌

振衣千

仞崗濯足萬里流

左太冲諫史詩

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

成公子安賦

高舉磨太清永絕增繳懼

儲光義文

決巨壑摩太清塊

視三山杯觀五湖

李白鵬賦

激三千以崛起搏九萬而迅征

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趯趯竹竿穆穆幽龍其禍敗之遼絕

胡越哉

陳子昂集

豈無朝陽鳳耻與微物爭

元稹集互入

長居

青雲路彈射無由緣

劉賓客集

求觀眾丘小必上太山岑求觀

衆流細必泛滄海

真

作深

誰能駕飛車相從觀海水

同上

洞視萬古

李漢韓文集序

靈鳳不啄羶

白樂天集

黃鵠一去青冥無極

文拂

下視三界狹但聞五濁腥

唐文粹

優哉遵渚鴻自得養身

野

旨不啄太倉粟不飲方塘水振羽擎浮雲置羅任從爾

東

本朝高標不可揖杳若雲間鴻公冷看世間人諫坡超逸

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東坡荅黃魯直書

高蹈玩一世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

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

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

巨麗集藥城扶搖雲漢上睥睨千萬里同上一朝厭蝸角萬里

騎鵬背王直方詩話高情如飛鴻未易握粟呼明

聞見淺狹

經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說李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公孫丑上陳仲子居於

陵耳無聞目無見孟文公下少聞曰淺少見曰陋荀修坎井

之蛙謂東海之鼃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液

一作接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

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

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莊秋水互入以已度人

欸啓寡聞

如空也

聞所見小也莊時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蘊賸以過冬既春東作

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燠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

曰負日之暄夫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

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

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怒

一作怒

之其人大慙

此子類也

列揚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

也

難秋

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爲布越人見蠹不知其

可以爲蠶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

淮南

寸鱗汎迹濫

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蠋宛轉葉核之內則謂

八極之界盡於茲也抱朴子互入見虎 毛不知其斑金

史少見之人如管中闢天也史梁王世家叔孫通綿蕞諸生

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急務史本守突與之焚

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之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後漢朱何異夫虱之處

禪中乎晉書阮籍傳生世不學其猶冗處何所見焉史雷管

中窺豹時見一班世說新語中又

傳胡人見布而疑賈越人見蜀而駭毳經山海序釋氏戒世

人不可以耳目不及便為虛誕如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

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帝不識弦膠魏文帝不

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

信有千人羶帳及來河北不信有萬斛舟舡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